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 歐陽永叔集

五



奏議集

卷十四

翰苑

論水災疏至和三年

七月六日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尙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歐陽某謹昧死再拜上疏於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臣伏覩近降詔書以雨水爲災許中外臣寮上封言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脩省之意也竊以雨水爲患自古有之然未有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淪浸社稷破壞都城者此蓋天地之變也至於王城京邑浩如陂湖衝溺犇逃號呼晝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數其幸而免者屋宇摧塌無以容身縛棧露居上雨下水纍纍老幼狼籍於天街之中又聞城外墳冢亦被浸注棺槨浮出骸骨漂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憫生者旣不安其室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災未有若斯之甚者此外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云閉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或云河口決千百步闊或云水頭高三四丈餘道路隔絕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水皆出爲災遠方近畿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警一作驚懼莫大之變隱惻至仁之心廣爲諮詢冀以消復竊以天人之際影響不

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之變。其變既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小小有爲。可以塞此大異也。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察安危禍福之機。追已往之闕失。防未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儲副。一作嗣。下同。所以承宗社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嗣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寮多以此事爲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爲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三二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長。羅列於朝者亦衆。然爲其君父者。莫不皆享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皆在至今。則儲宮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見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云爾。且禮曰。一有元良。萬國以正。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亦所以絕臣下之邪謀。自古儲嗣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論。則是常無儲嗣。則人主安有儲嗣。則人主危。此臣所謂不思之甚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儲嗣。既以承宗廟之重。又以爲國家美慶之事。故每立太子。則不敢專享其美。必大赦天下。凡爲人父後者。皆被恩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喜。然則非惡事也。漢文帝初卽位之明年。羣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讓。而後從之。當時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夷狄。如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羣臣莫敢正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從榮曰。羣臣欲以汝爲太子。我將歸老於河東。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而一有漢字。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

久爲漢太宗。是則何害其爲明主也。後唐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從榮後以舉兵窺覬。陷於大禍。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況聞臣寮所請。但欲揮宗室爲皇子爾。未卽以爲儲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洞鑒今古。必謂此事國家大計。當重愼而不可輕發。所以遲之耳。非惡人言而不欲爲也。然朝廷大議。中外已聞。不宜久而不決。昨自春首以來。陛下服藥於內。二字無大臣早夜不敢歸家。飲食醫藥。一字無侍於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親者也。下至羣臣士庶婦女嬰孩。晝夜禱祈。填咽道路。發於至誠。不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蒙陛下之德厚。愛陛下之意深。故爲陛下之慮遠也。今之所請。天下臣民所以爲愛君計也。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外之臣。旣喜陛下聖躬康復。又欲見皇子出入宮中。朝夕問安侍膳於左右。然後文武羣臣奉表章爲陛下賀。辭人墨客稱述本支之盛。爲陛下歌之頌之。豈不美哉。伏願一作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之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爲子。未用立爲儲副也。旣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始初議者已爲不可。今三四年間。外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奇材。但於今世將率中稍可稱耳。雖其心不爲惡。不幸爲軍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爲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旣以保全青。亦爲國家消未萌之患。蓋緣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以此事爲言者。惟陛下未知之爾。臣之前奏。乞留中而出自聖斷。若陛下猶以臣言爲疑。乞出

臣前奏使執政大臣公議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凡所謂五行災異之學。臣雖不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五行傳曰。簡宗廟則水爲災。陛下嚴奉祭祀。可謂至矣。惟未立儲貳。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殆此之警戒乎。至於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臣亦陰也。此推類而易見者。天之譴告。苟不虛發。惟陛下深思而早決。庶幾可以消弭災患而轉爲福應也。臣伏觀一作讀詔書曰。悉心以陳。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時政之失。必有羣臣應詔爲陛下言者。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臣昧死再拜。

再論水災狀同前

右臣伏觀近降手詔。以水災爲變。上軫聖憂。旣一人形罪己之言。宜百辟無遑安之意。而應詔言事者猶少。亦未聞有所施行。豈言者不足採歟。將遂無人言也。豈有言不能用歟。然則上有詔而下不言。下有言而上不用。皆空言也。臣聞語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臣近有實封應詔。竊謂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渰浸社稷。破壞都城。此天地之大變也。恐非小有所爲。可以消弭。因爲陛下陳一二大計。而言狂計愚。不足以感動聽覽。臣日夜思惟。方今之弊。紀綱之壞。非一日。政事之失。非一端。水災至大。天譴至深。亦非一事之所致。災譴如此。而禍患所應於後者。又非一言而可測。是則已往而當救之弊甚衆。未來而可憂之患無涯。亦非獨責二三大臣所能取濟。況自古天下之治。必與衆賢共之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書載堯舜之朝。一時同列者。夔龍稷契之徒。二十餘人。此特其大者爾。其百工在位。莫不皆賢也。今

欲救大弊弭大患。如臣前所陳一二大計。既未果爲。而又不思衆賢以濟庶務。則天變何以塞。人事何以修。故臣復敢進用賢之說也。臣材識愚暗。不能知人。然衆人所知者。臣亦知之。伏見龍圖閣直學士知池州包拯。清節美行。著自貧賤。讜言正論。聞於朝廷。自列侍從。良多補益。方今天災人事。非賢罔乂之時。拯以小故棄之遐遠。此議者之所惜也。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知襄州張瓌。靜默端直。外柔內剛。學問通達。似不能言者。至其見義必爲。可謂仁者之勇。此朝廷之臣。非州郡之才也。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呂公著。故相夷簡之子。清靜寡欲。生長富貴。而淡於榮利。識慮深遠。文學優長。皆可過人。而喜自晦默。此左右顧問之臣也。太常博士羣牧判官王安石。學問文章。知名當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論議通明。兼有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凡此四臣者。難得之士也。拯以小過棄之。其三人者。進退與衆人無異。此皆爲世所知者。猶如此。臣故知天下之廣。賢材淪沒於無聞者。不少也。此四臣者。名迹已著。伏乞更廣詢採。亟加進擢。置之左右。必有裨補。凡臣所言者。乃願陛下聽其言。用其才。以濟時艱爾。非爲其人私計也。若量霑恩澤。稍陞差遣之類。適足以爲其人累耳。亦非臣薦賢報國之本心也。臣伏見近年變異。非止水災。譴告丁寧。無所不有。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斯言極矣。伏惟陛下切詔大臣。深圖治亂。廣引賢俊。與共謀議。未有衆賢並進而天下不治者。此亦救災弭患一端之大者。臣又竊見京東京西。皆有大水。並當存卹。而獨河北遣使安撫。

兩路遂不差人。或云就委轉運使。此則但虛爲行遣爾。兩路運司只見河北遣使。便認朝廷之意。有所重輕。以謂不遣使路分。非朝廷憂恤之急者。兼又放稅賑救。皆耗運司錢用。一作物於彼不便。兼又運使未必皆得人。其才未必能救災卹患。又其一司自有常行職事。亦豈能專意撫綏。故臣以爲虛作行遣爾。伏乞各差一使。於此兩路安撫。雖未能大段有物賑濟。至於興利除害。臨時措置。更易官吏。詢求疾苦。事既專一。必有所得。與就委運司。其利百倍也。又聞兩浙大旱。赤地千里。國家運米仰在東南。今年災傷若不賑濟。則來年不惟民饑。國家之物亦自闕供。此不可不留心也。竊聞三司今歲京師糧米已有二年備準外。猶有三百五十萬餘未漕之物。今年東南旣旱。則來年少納上供。此未漕之米誠不可不惜。然少輟以濟急。時亦未有所闕。欲下三司勘會。若實如臣所聞。則乞量輟五七十萬石物。與兩浙一路。令及時賑救。一十三州只作借貸。他時米熟不妨還官。然所利甚博也。此非弭災之術。亦救災之一端也。臣愚狂妄。伏望聖慈特賜裁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水入太社劄子同前

臣所領太常寺。累得郊社勾當人狀申。爲雨水渰浸太社太稷壇四面及屋宇牆壁摧塌。乞行修整。尋無字。曾具狀申奏。及累牒三司。至今未見有人興功整緝。但聞行路之人。咨嗟傳說。言國家社稷之壇損壞如此。臣遂躬親往詣太社及齋宮裏外覩。常見二壇浸在水中。四神門及闕庭齋宮屋宇並各倒側摧圯。

并自來所植樹木。亦有僵仆。與瓦石土木。縱橫狼籍於水中。四面並無牆垣。行路之人。往來皆見。竊以宗廟社稷。禮貴尊嚴。今四面並無遮映。使巷陌人馬往來褻瀆如此。而又積水圍浸。瓦木土石。狼籍其中。臣初到彼。旁側居民見臣來覲。當亦有對臣咨嗟者。又見有數人兵士在彼辱水。問得只有二十三人。仍是今日纔方差到。既無家事辱水。又無官員監督。社稷之重。豈宜如此。竊以水入社稷。咎罰豈輕。陛下仁聖寬慈。未有過失。天之譴告。必有所因。伏乞特諭執政之臣。退省已失之事。各思警懼。速務修完。仍較量事體輕重。後先以社稷爲國家大事。不與軍營倉卒一例行遣。乞專差大臣一員。充修太社太稷使。并差幹事諸司使及使臣一兩員監役。及差兵匠併力先且決洩。辱出積水。築起四面垣牆。不使路人車馬往來褻瀆。然後整緝諸屋舍等。以稱陛下尊嚴社稷上畏天戒之意。臣以職事不敢不言。取進止。差知禮院王修提舉

乞添上殿班劄子 嘉祐元年十月

臣伏見陛下自今春服藥已來。羣臣無得進見。今聖體康裕。日御前後殿視朝決事。中外臣庶無不感悅。然侍從臺諫省府臣寮。皆未曾^{一作能}得上殿奏事。今雖邊鄙寧靜。時歲豐稔。民無疾癘。盜賊不作。天下庶務粗循常規。皆不足上煩聖慮。陛下可以游心清閑。頤養聖體。然侍從臺諫省府臣寮。皆是陛下朝夕左右。論思獻納委任之臣。豈可曠隔時月。不得進見於前。不惟亦有天下大務理當論述者。至於臣子之於

君父動經年一作半。歲不得進對。豈能自安。臣字。今欲望聖慈。每遇前後殿坐日。中書樞密院退後。如審官三班銓司不引人。則許臣寮一班上殿。假以頃刻。進瞻天威。不勝臣子區區之願也。如允臣所請。乞下閣門施行。仍約束上殿臣寮。不得將干求恩澤。訴理功過及細碎閑慢等事。上煩聖聰。或乞約定上殿時刻。所貴不煩久坐。伏候勅旨。其後上殿添一班。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一作論某人交結宦官

臣伏見一作觀。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爲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縉紳公議。一作論。漸以沸騰。蓋

緣由一作緣。昌朝稟性回邪。熱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一作緣。飾姦言好。一作善。爲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

衆。皆樂爲其用。前在相位。一作政事。累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恐懼。一作畏恐。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

用人。尤所審慎。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察一作納。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能知聽

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人。一作臣。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進用矣。若

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一作小人譽之。君子非之。則其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於朝。危言讜正。一作論

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爲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一作無。皆以昌朝爲非矣。宦官宮

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一作無。皆以昌朝爲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爲人可知矣。今陛下

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一作臣。謀而用之乎。與左右近習之臣一作與宦官左右之人。

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豎。構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勢在一作處。嫌疑必難啓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爲非矣。其稱譽昌朝一作其。以爲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昌朝爲天下而用之乎。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思一作料。陛下必不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譏諛。能使人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爲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說。無不稱昌朝之善者。一有使字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於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一有議字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於聖聰。三字一聽矣。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一作於人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以來二字無大臣體輕。連爲言事者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爲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結交中貴。因內降以起獄。一有訟字以此規圖進用。竊一作令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命字一作差除是以中外疑懼。物論喧沸。一作騰也今昌朝未來。議論一作外議已如此。則使其在位。一作若使居其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若不爾。則昌朝得遂。一作遂得其志。傾害善人。壞亂朝政。一作事體必爲國家生事。臣愚欲望聖慈。一作臣願聖聰抑左右陰薦之言。採縉紳公正一作議之論。一作早速罷昌朝。還其舊鎮。一作任則天下幸甚。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廷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裨補。取進止。

舉留胡瑗管勾太學狀同前

右臣伏見新除國子監直講胡瑗充天章閣侍講。有以見聖恩獎崇儒學。褒勸經術之臣也。然臣等竊見國家自置太學十數年間。生徒日盛。常至三四百人。自瑗管勾太學以來。諸生服其德行。遵守規矩。日聞講誦。進德修業。昨來國學開封府并鑠廳進士得解人中。四字一作內。三百餘人。是瑗一作胡瑗所教。然則學業有成。非止生徒之幸。庠序之盛。亦自一字無。是朝廷一字有。美事。今瑗既升講筵。遂去太學。竊恐生徒無依。漸以分散。竊以學校之制。自昔難興。惟唐太宗時生員最多。史冊書之。以爲盛美。其後庠序廢壞。至於今日。始復興起。若一旦分散。誠爲可惜也。一作誠。可惜矣。臣等欲望聖慈。特令胡瑗同勾當國子監。或專一作兼。管勾太學。所貴生徒不至分散。伏候勅旨。

薦布衣蘇洵狀嘉祐五年

右臣猥以庸虛。叨塵侍從。無所裨補。常愧心顏。竊慕古人薦賢推善之意。以謂爲時得士。亦報國之一端。往時自國家下詔書。戒時文。諷勵學者以近古。蓋自天聖迄今二十餘年。通經學古履忠守道之士。所得不可勝數。而四海之廣。不能無山巖草野之遺。其自重者既伏而不出。故朝廷亦莫得而聞。此乃如臣等輩所宜求而上達也。伏見眉州布衣蘇洵。履行淳一作純。固。性識明達。亦嘗一舉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學。其論議精於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爲空言。而期於有用。其所撰權書衡論機策二十篇。辭辯閎偉。博於古而宜於今。實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爲鄉閭所稱。而守道安貧。不營仕進。苟無薦引。

則遂棄於聖時。其所撰書二十篇。臣謹隨狀上進。伏望聖慈下兩制看詳。如有可採。乞賜甄錄。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梅堯臣充直講狀嘉祐元年

右臣等忝列通班。無裨聖治。知士不薦。咎在蔽賢。伏見太常博士梅堯臣性純淳^{一作}行方。樂道守節。辭學優贍。經術通明。長於歌詩。得風雅之正。雖知名當時。而不能自達。竊見國學直講見闕二員。堯臣年資皆應選格。欲望依孫復例。以補直講之員。必能論述經言。教導學者。使與國子諸生歌詠聖化於庠序。以副朝廷育材之美。如後不如舉狀。臣等並甘同罪。

舉布衣陳烈充學官劄子嘉祐元年

臣伏見國家崇建學校。近年以來。太學生徒常至三四百人。此朝廷盛美之事。數百年來未嘗有也。然而教導之方。必慎其選。其進德修業。必有篤行君子。可以不言而化者。使居其間。以爲學者師法。庶幾內修其實。不止聚徒之多。爲虛名之美也。伏見福州處士陳烈清節茂行。著自少時。晚而益勤。久而愈信。非惟一方學者之所師。蓋天下之士。皆推尊其道德。謂宜以禮致之朝廷。必有裨補。近聞命以官秩。使教學於鄉里。其禮甚薄。未足以稱勵賢旌德之舉。臣今乞以博士之職。召致太學。雖未能盡其材。亦足以副天下學者之所欲。而成^{一作}朝廷崇賢勸學之實。取進止。

再乞召陳烈劄子嘉祐二年

臣嘗奏舉福州處士陳烈有道德可爲博士處之太學竊聞朝廷命以官秩俾之講說而烈辭讓不起臣亦嘗知烈之爲人其學行高古然非矯激之士也一有也字其所蘊蓄亦欲有所施爲況聖恩優異褒賁所及足以勸天下之爲善者在烈不宜辭避然其進退之際亦有所難蓋朝廷前命以本州教授彼方辭讓而遽有國學之召義不得不辭然自古國家樂賢好士未始不如此在下者逡巡而避讓在上者勤勤而不已以勵難進之節而天下靡然識上有好賢不倦之心上下相成以勸風俗臣謂朝廷宜再加優命致烈必來則於其一作其於進退之際已足以勉勵媮薄臣今欲乞未命以官但且召至京師彼必無名辭避俟其既至徐可推恩况今胡瑗疾病方乞致仕學校之職不可闕人能繼瑗者非烈不可欲乞早賜指揮取進止

薦王安石呂公著劄子至和中

臣伏見陛下仁聖聰明優容諫諍雖有狂直之士犯顏色而觸忌諱者未嘗不終始保全往往亟加擢用此自古明君賢主一作聖王之所難也然而用言既難獻言者亦不爲易論小事者既可鄙而不足爲陳大計者又似迂而無速效欲微諷則未能感動將直陳則先忤貴權而旁有羣言奪於衆力所陳多未施設其人遽已改遷致陛下有聽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效頗疑言事之職但爲速進之階蓋緣臺諫之官資望已峻少加進擢便履清華而臣下有厭人言者因此亦得進說直云此輩務要官職所以多言使後來者

其言益輕。而人主無由取信。辜陛下納諫之意。違陛下賞諫之心。臣以謂欲救其失。惟宜擇沉默端正守節難進之臣。置之諫署。則既無干進之疑。庶或其言可信。伏見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學。爲衆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司封員外郎呂公著。是夷簡之子。器識深遠。沉靜寡言。富貴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安石久更吏事。兼有時才。曾召試館職。固辭不就。公著性樂閑退。淡於世事。然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往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增置臺諫官四員。已而中廢。復止兩員。今諫官尙有虛位。伏乞用此兩人。補足四員之數。必能規正朝廷之得失。裨益陛下之聰明。臣叨被恩榮。未知報效。苟有所見。不敢不言。取進止。乞留中。遂不出。

薦張立之狀

臣伏見朝廷之議。常患方今士人名節不立。民俗禮義不修。所以取士多濫。而浮僞難明。愚民無知。而冒犯者衆。蓋由設教不篤。而獎善無方也。伏見徐州進士同三禮出身。見守選人張立之。能事父母。有至孝之行。著聞鄉里。本州百姓僧道列狀稱薦。後前長史累次保明。安撫臣寮亦曾論奏。至今未蒙朝廷甄擢。其人母年八十。無祿以養。銓司近制。於選人祇許入邊遠官。立之家居。則患祿不逮親。欲就遠官。則難於扶持。有至孝之行。而進退失所。有累薦之美。而褒勸不及。於立之養親之志。所希至少。於朝廷獎善之道。所施至多。伏望聖慈。特下銓司。採閱本人行止及前後論薦迹狀。與一本州合入官所貴旌一士之行。勸

一鄉之人。伏以古今致理。先於孝子。勸賞最勤。今孝悌之科。久廢不舉。旌表之禮。久闕不行。欲乞今後應有孝行著聞。累被薦舉者。與一本州官。令自化其鄉里。仍乞著爲永式。其張立之。如允臣所奏。乞送銓司施行。

【論水災疏】不幸。不字上。一有而字。

【舉布衣陳烈充學官劄子】今乞以。一作今。乞命以。

卷十五

翰苑

條約舉人懷挾文字劄子嘉祐二年正月知貢舉。

臣伏見國家自興建學校以來。天下學者日盛。務通經術。多作古文。其辭藝可稱。履行修飭者。不可勝數。然累次科場。人數倍多於往歲。事既太盛。弊亦隨生。竊聞近年舉人。公然懷挾文字。皆是小紙細書。抄節甚備。每寫一本。筆工獲錢三二十千。亦有十數人共斂錢一。一作三。二百千。雇倩一人。虛作舉人名目。依例下家狀。入科場。只令懷挾文字。入至試院。其程試。則他人代作。事不敗。則賴其懷挾。一作互。相傳授。事敗。則不過扶出一人。既本非應舉之人。雖敗。別無刑責。而坐獲厚利。竊以國家取士。務得實材。今若浮僞之

人容其濫進則使負辛勤蘊實學者無以自別且自來科場務存事體所以優加禮遇用待賢能今浮薄之徒不知朝廷崇獎之意自爲姦僞以至於此甚可歎也一作惟宜峻立科條明加約束使浮薄姦僞之徒不容於其間則實有學行之人得被選進然後士子無濫舉朝廷得實才臣今欲乞增定貢院新制寬監門之責重巡鋪之賞蓋以入門之時一一搜檢則慮成擁滯故臣乞自舉人入院後嚴加巡察多差內臣及清幹京朝官巡鋪每獲懷挾者許與理爲勞績或免遠官或指射差遣其監門官與免透漏之責若搜檢覺察得人數多者令知舉官聞奏取旨重加酬獎其巡鋪官除只得巡察懷挾及傳授文義外不得非理侮慢舉人庶存事體且朝廷待士甚厚而小人自爲浮薄不可不行禁止以革弊端一作厚弊如允臣所奏乞立定巡鋪官賞格及懷挾人責罰刑名添入貢院新定條制仍榜南省門及下進奏院頒告天下所貴先明條約然後必行取進止

論保明

一無字舉人行實一作止

劄子同前

臣伏覩近降勅命更定科場條制內一節令本縣令佐知州通判保明舉人行實委無玷缺若因事彰露只罪令佐知州通判所斷刑名並用舊制雖去官經恩不得原減者伏緣舊制刑名甚重今來去官經恩不得原減則官吏所責不輕而玷缺之累中人所不能免小過微累皆爲玷缺難以必用深刑責官吏保其所不能盡知者若謂止坐大事則又無明文竊慮後有犯者難用必行之法臣今欲乞指定舉人玷缺

事狀如事親不孝行止踰濫冒哀匿服曾犯刑責及雖有蔭贖而情理重者以上事節苟犯其一並不得收試如違必一作並用舊制刑名所貴事簡而易遵法嚴而必用如允臣所請乞下禮部貢院施行今取進止

論契丹求御容劄子嘉祐二年

臣伏見契丹所遣汎使專爲御容而來中外之議皆謂前歲旣已許之於理不可中止失於不早踐言至彼非時遣使及朝夕以來傳聞頗異或云大臣共議欲遂拒而不與若然則臣恐釁隙之端自此而始禍患之起未易遽言大凡爲國謀事者必先明信義重曲直酌人情量事勢四者皆得然後可以不疑苟一有未然尙恐敗事况四者俱失豈可不思契丹與中國通盟久矣而嚮來宗真特於信好自表慤懃別有家書繼以畫像聖朝納其來意許以報之而乃遷延至今遂欲食言而中輟是則彼以推誠結我我以不信待之失信傷義甚非中國待夷狄之術而又其曲在我使彼易以爲辭自南北通和以來信問往復之際每於報答常從優厚假借旣久其心已驕况此畫像之來特表慤懃之意是則於平常之禮厚書以驕之慤懃之來則不報以沮一作阻之沮之彼必怒不報彼必恥懷恥蓄怒何所不爲此人之常情也許其父不許其子厚薄之際此亦人情之難處也臣竊見契丹來書初無寒溫候問之言直以踐言孤約爲說其意在於必得若此時被沮勢必更來事旣再三豈能堅執若待其失於遜順已成釁隙然後與之則重